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 和党的总路綫的文件选編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內部讀物)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 和党的总路綫的文件选編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

(內部讀物)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漢武

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
和党的总路线的文件选编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
(内部读物)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一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耗 $\frac{1}{32}$ · 3 $\frac{5}{8}$ 印张 · 83,000字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0
统一书号: 3106·218
定 价: (5) 0.22元

編者說明

(一) 为了密切配合关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決議和党的总路綫的文件的学习,我們选編了这个册子,供大家学习时閱讀。

(二) 选編的这些材料分为六个問題,第一、三个問題只指出文件目录,未录文;第二、四、五、六个問題摘录了若干党的文件和經典作家关于这些問題的論述,在第六个問題中还指出閱讀毛澤东同志的“实践論”、“矛盾論”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三本著作本書也未录文)。在这个問題中还选輯了“簡明哲学辞典”(第三版)中的若干条文。

(三) 这些材料系根据一般的学习对象选編的。各单位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和干部的閱讀能力,加以增减。

(四) 由于時間短促,其中难免有遺漏和不妥之处,希望同志們提出意見,以便改进。

編者

1959年10月

目 录

一	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1
二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5
三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27
四	阶级、政党及領袖的关系·····	31
五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	47
六	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63

一 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主要是第二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8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1959年8月16日)

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見1959年“红旗”杂志第19期

周恩来：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周恩来：伟大的十年

——見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見1959年“红旗”杂志第19期

邓小平：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

——見1959年“红旗”杂志第19期

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

——1959年8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

为第二个十年的更偉大的胜利而奋斗

——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人民公社万岁

——1959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論

“得不偿失”論可以休矣

——1959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市場形势的回顧和展望

——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社論

駁“国民經济比例关系失調”的謬論

——1959年“紅旗”杂志第18期社論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論

关于湖北省委扩大會議的報道

——見1959年9月23日“湖北日报”

王任重：要大胆地改，坚决地改，把技术改革进行到底！

——見“全面规划，大胆革新”一書

王任重：巨人的步伐

——見1959年10月1日“湖北日报”

張体学：为保卫党的总路綫，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而斗争

——見1959年“七一”杂志第10期

王延春：駁斥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村工作的誣蔑

——見1959年“七一”杂志第9期

王樹成：大跃进万岁！

——見1959年“七一”杂志第9期

（上列文件已分別收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理論学习文选”，“学习文选”第一、八、九、十各輯，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綫，反对右傾机会主义而斗争”、“全面规划，大胆革新”两个小册子中，本書不另录文）

二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一) 毛澤东同志、党的文件及其他 中央領導同志的論述

毛澤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

(上列文件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本書不另录文)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实现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許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嗎？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輸一法。群众中蘊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遇見得还少嗎？这些只会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認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

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按语（1955年），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588页）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

然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几千年以来，誰人看見过鷄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給以批評，它就会使許多貧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鷄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鷄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鷄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經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方党組織沒有能够給貧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們，上面还没有給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鷄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沒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毛澤东“誰說鷄毛不能上天”按語（1955年），同上書，中册第777—779頁）

这里所說的問題，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須团結的，不

團結中农是錯誤的。但是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團結中农，實現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貧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現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貧农必須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團結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現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須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貧农（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新下中农）委員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貧农（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們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貧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別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毛澤东“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貧民社’的教訓”按語（1955年），同上書，中册第701—702頁）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問題。各級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們，对于這個問題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須建立現有貧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貧农和中农的團結，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沒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貧农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許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們認為建立貧农优势的問題，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貧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貧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貧农大部分已經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資料又多，沒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資料缺乏的問題。因此，这些同志認為，現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貧农或者建立貧农优势的口号，認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們認為这种意見是錯誤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將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覺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貧农，（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們加入合作社，并且選擇他們中間覺悟程度較高、組織能力較强的若干人，加以訓練，組成合作社的領導骨干，特別要注意从現有貧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選擇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

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份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經驗，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

（摘自毛泽东“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按语（1955年），同上书，中册第857—860页）